

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
—优秀少儿读物绿色印刷示范项目

狗武士

book 5

无尽江湖

THE ENDLESS LAKE

[英] 艾琳·亨特 著/赵振中 译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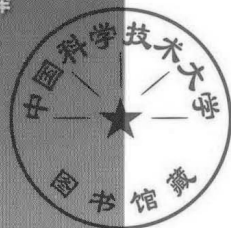
狗武士^{book 5}

SURVIVORS

无尽江湖

THE ENDLESS LAKE

[英] 艾琳·亨特 著/赵振中 译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 京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1-2014-6286

The Endless Lake

Copyright ©2014 by Working Partners Limited

Series created by Working Partners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2015 by China Children's Press
& Publication Group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尽江湖 / (英) 亨特著; 赵振中译. —北京: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 8 (2017. 2重印)
(狗武士)

ISBN 978-7-5148-2536-7

I. ①无… II. ①亨… ②赵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 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49473 号

WU JIN JIANG HU

(狗武士)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责任编辑: 史钰 唐威丽

内文插图: 李思东

版权引进: 孟令媛

封面设计: 缪惟

责任校对: 赵聪兰

责任印务: 刘宏兴

社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

总编室: 010-57526071

发行部: 010-57526568

网址: //www. ccppg. cn

电子邮箱: zbs@ccppg. com. cn

邮政编码: 100022

传 真: 010-57526075

印刷: 北京华宇信诺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2015年8月第1版

字数: 140千字

印张: 8.625

2017年2月北京第3次印刷

印数: 16001—22000册

ISBN 978-7-5148-2536-7

定价: 20.00元

图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526880)

野狗群（按级位由高到低）

阿尔法——大型狼狗，黄眼，毛发灰白相间。

贝塔——即斯维特，小型无影狗，灰色短毛。

猎手：

斯耐普——小型母犬，毛发棕白相间。

斯普林——褐色母猎犬，身上有黑斑。

拉奇——乳名野蒲，小型公犬，毛发浓密，金色与白色相间，喜乐蒂与寻回犬的混血。

布鲁诺——德国牧羊犬，大型战犬，浓密的棕色毛发，面色严峻。脑袋宽大，毛发浓密。

贝拉——拉奇的妹妹。乳名斯魁克，小型母犬，毛发浓密，金色与白色相间，喜乐蒂与寻回犬的混血。

米琪——小型农场犬，毛发黑白相间。边境牧羊犬。

巡逻犬：

穆恩——母犬，毛色黑白相间的农场犬。

达特——母犬，毛色棕白相间。

玛莎——大型黑色纽芬兰母犬，脑袋宽大、毛发浓密，水性极好。

戴兹——小型母犬，白色毛发，棕色尾巴，西高地白梗与杰克罗素梗的混血。

怀恩——小个头儿，小眼睛，褶皱脸，毛发黑色，长得有些奇形怪状。



欧米伽——即阳光，白色长毛小母狗。

幼崽：

甲虫——乳名斯科姆，多毛公狗，毛发黑白相间。范俄里和穆恩的孩子。

棘刺——乳名娜姿，黑色多毛母犬。范俄里和穆恩的孩子。

风暴——乳名利克，暴狗，黑底有褐色斑纹的母犬。

暴狗群（按级位由高到低）

阿尔法——即刀锋，黑褐色母犬，耳下有白色尖牙状标记。杜宾犬。

贝塔——即梅斯，黑底有褐色斑纹的大型公犬。

利刃——短而宽的面颊，浅棕色毛发的暴狗。

幼崽——尖牙，乳名格伦特，棕黄色公狗。

疯狗群（按级位由高到低）

特维奇——斯普林的哥哥。追踪犬，褐色，身上有黑斑，瘸腿。

斯普莱仕——黑色小公狗。



引子

幼崽们在门廊里挤成一堆。野蒲的小爪子敲打着净亮石大门，嘴里汪汪叫唤。长脚在幼崽们簇拥下发出爽朗的大笑。每天清晨，他的心情都很好。

野蒲的妹妹斯魁克用金黄色嘴巴顶了他一下，野蒲立刻嬉闹般地压了过去。

“都规矩些。”妈妈斥责说，“你们都不是小孩子了。”

野蒲立即后退，舔了舔胸脯后仰起头。

太阳狗跳到了天上，耀眼的光芒触摸在净亮石上。野蒲冲着太阳狗眨了眨眼睛，想起自己如今已经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拉奇，虽然他還不太习惯用这个名字。他必须表现得稳重些。当长脚从幼崽群中穿过时，野蒲没有发出任何声响。

正如妈妈所说，我要安静，要有耐心。野蒲心想。就在同胞的兄弟姐妹大声吵吵的时候，他强忍着没有叫出声来。可是，当净亮石大门霍然打开的时候，他立刻就把刚才的矜持扔到了脑后，和兄弟姐妹抢着奔出了大门。

“比谁跑得快！”斯魁克喊着，冲过后院。

野蒲在后面追，但突然停了下来。地面结冰了，闪着仿佛



一根根尖刺样的光芒。爪子下的地面很冰冷，很坚硬。

妈妈来到他身后，说：“这是霜冻而已，没有危险的。”

斯魁克在草地上缓缓转着圈子，小尾巴翘得笔直。其他的兄弟姐妹用他们的小爪子试探着拍打地面，然后惊恐地跑回妈妈身边。

野蒲紧张地嗅了嗅地面，说：“很冷啊。”

妈妈舔了舔他的耳朵，说：“虽然冷，但不用怕，它不会对你有任何伤害。”

野蒲放心了一些。他提醒自己不能再像一个小孩子了。于是，他离开妈妈身边，开始在草丛间嗅来嗅去。一阵乱嗅之后，他惊讶地发现往日的那些气味都被掩盖在霜冻下面。既没有汽油的刺鼻味，也没有昆虫的臭味。他深吸了几口气，突然激动起来，一股隐藏在霜冻之下的温热气息被他嗅到了。

一只美味的小动物刚从这里经过。

野蒲正要晃尾巴，却又急忙刹住。那些幼崽们在大门附近撒欢，蹦啊叫啊的，十分热闹。野蒲对此恍若无睹。猎物刚从霜冻下爬过，他要把它找出来。他要向妈妈证明，自己不再是小孩子了。但是他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野蒲呆了一会儿，脑袋低垂着。妈妈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说来着？

“啊，冰霜狗，狩猎者的保护神，请指引我找到生活在霜冻下的小动物吧。”野蒲满意地舔了舔前爪——自己的这篇祷词听起来蛮像回事的。希望狗神能够喜欢。

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股温热的气息似乎又在空气中出现了。“冰霜狗显灵啦！”野蒲急忙跟上这道气息。一路追踪下来，他到达院子尽头的一个小木屋前。糟糕的是，那股气息消失在了木屋里。野蒲焦急地嗅着。

“在哪里？我的小猎物在哪里？”

那股气味又出现了，野蒲舔了舔嘴巴——小猎物就在附近。同胞兄弟姐妹们的吵闹声对他来说仿佛不存在，脑子里只有那股气味。气味似乎是从小木屋的下方散发出来的。野蒲贴在木头上嗅。他必须想办法到木屋的下面去。他扒拉了几下地面，发现土地被冻得硬邦邦的，根本扒不动。野蒲烦躁得差点儿吼出声，但随即强忍了下来。

“作为一名优秀的猎手，你必须有耐心。”这是妈妈曾经教他的话。

野蒲深吸了口气，开始想别的办法。他能肯定那股气味是从木屋下飘出来的。既然如此，肯定有一条路能够通向那只猎物……他绕着木屋寻找。气味变浓了，野蒲兴奋地晃着尾巴。原来这里有一个地洞！那只猎物一定在木屋下挖了个地洞。

“野蒲，你在干什么？”妈妈大声问。

“没什么，我马上回去！”野蒲回答说。我要让她大吃一惊，她将会为我感到自豪！他飞快地瞥了一眼，看见斯魁克正扯着妈妈的尾巴打转。太好了，妈妈应该暂时不会注意我。我只需要一点儿时间就能抓到那个猎物……

他把头伸进洞内。洞里并不宽敞，但气味却浓了，香甜中



带点儿咸味。野蒲的嘴里直流口水。他使劲地往洞里挤，地洞似乎直通木屋下面。那个猎物肯定就在洞里面，或许睡着了——因为它没有发出动静，只有那股越来越浓的香味。

野蒲把一只爪子也伸进洞里，土壤坚硬而冰冷。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挖土，只为能够往洞里挤得更深一些。现在他的两条前腿都能够伸进洞里了。借着阳光，他看得十分清楚——没错，这个洞正是通向长脚的木屋下。在猎物香味的一阵阵刺激下，他加紧往下挖，越挖越深，最后只有一双后腿露在地面上

了。突然，他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，浑身动弹不得，两只前爪却在不停下沉。他想要退回到地面上，但干燥的土壤落在了他的身上，将他埋在土里。所有的光线连同兄弟姐妹的叫声，统统陷入了死寂的黑暗。

“救命啊！”野蒲刚一张口大叫，嘴里就被泥土塞满了，身体往洞内陷得更深了。情急之下，他不顾嘴里的泥土，继续叫喊，但声音却被地狗封堵得死死的。

困在地下的野蒲几乎分不清东南西北。惊恐中，他拼命地挣扎，但所有的动作仿佛都只能令他继续往洞里陷。当他停下来喘气时，周围又黑又静，就连猎物的气味都闻不到了。他的心脏怦怦巨跳，想起斯魁克曾经对他说过，地狗肚子饿的时候会把狗活吞下去。他当时根本不相信妹妹的话，认为那是胡扯。可如今，他有些相信了……他大口喘着粗气，哭着喊妈妈。然而，情况变得越来越糟。空气变得稀薄，他感觉到头脑



开始发晕。

求求您了，地狗！他默默地哭泣说，请放我出去吧！他在脑子里开始描绘地狗的形象。地狗就像一只黑色巨兽，如同整个世界一般大。奇怪的是，这个想法似乎减轻了他的恐惧，令他的呼吸也轻松了。这时，他听到了叫喊声。

“野蒲，别害怕！我在这里。”

是妈妈啊！隔着泥土，妈妈的声音很模糊。听声音，妈妈并没有在他的头顶上方。

“你听到了吗？不要惊慌，来我这里。动作要慢慢的。”

野蒲回应妈妈的是一阵哀鸣。

“野蒲，我就在这里。”

野蒲小心翼翼地把身体重心放在右前爪。四周的泥土有些松动，但没有落下。野蒲左前爪用力，后腿向下蹬。就这样慢慢地，一步一步地，他开始朝妈妈声音传来的方向爬去。

“很好，野蒲。就这样继续。”

妈妈的声音拉近了许多。野蒲忍住向前跳的冲动，一小步、一小步地朝上爬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的嘴巴终于露出了地面，呼吸到新鲜的空气。

妈妈把嘴伸进地洞，咬住野蒲脖子后面的皮毛，用力一拎，将他从洞里拎了出来。

其他狗围上来，对着野蒲又是舔又是咬。

“我的蠢哥哥哟！”斯魁克嗔怪说，“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！”



“让他呼吸空气！”妈妈呵斥说。孩子们立刻往后退，给野蒲留出空间。妈妈清理掉他脸上的泥土，怒吼说：“不许再干这种事了！”接着，她的声音柔和了些，说，“孩子，我不能失去你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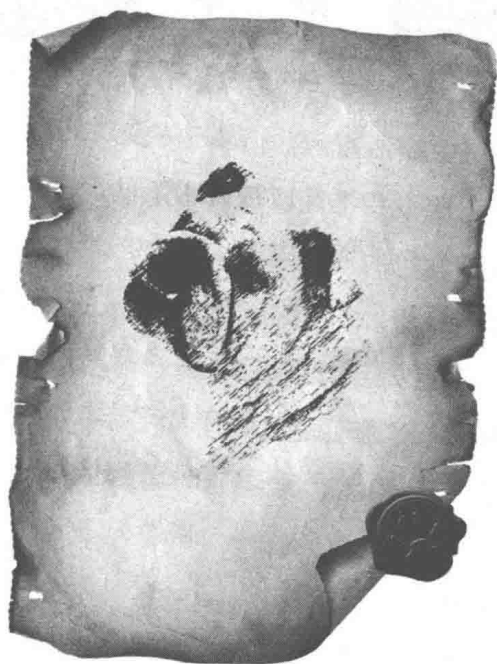
野蒲闭上眼睛，任由松弛的感觉涌遍全身。

“我当时吓坏了。”他小声对妈妈说，“我以为地狗要把我吃掉，我再也出不来了。我试图反抗，但越反抗越糟糕。当我停止反抗的时候，我突然不害怕了。”

说着，他睁开双眼。

妈妈爱怜地低头看着他，说：“你不需要反抗她。地狗只在我们死后才会吞掉我们。而在此之前，她会保护我们，给我们力量。无论白天还是黑夜，她都在关注我们——一旦你需要她，她就会帮助你。”就在兄弟姐妹舔去野蒲身上的泥土时，这番话一直在他的脑海里盘旋。

一旦你需要她，她就会帮助你……



第一章

拉奇在深夜中骤然醒来。河岸边的灌木丛下，群狗挤成一团。但这种抱团取暖并不足以抵御眼下的严寒。冷风从河面上吹过，直往拉奇金色的皮毛下钻。

他朝四周看了看。贝拉的脑袋枕在玛莎宽厚的身子上，而利克——不，现在她应该叫风暴了——则偎依在玛莎的怀抱里。天哪，风暴？这哪像是女孩子的名字？拉奇总感觉风暴这个名字仿佛是某种预兆，难道与时常纠缠拉奇的那个噩梦有关？

狗潮的噩梦？

拉奇仍然无法确定那个狗潮究竟是什么玩意儿，也不知道所谓的狗潮什么时候会发生……但它绝非虚妄。那喧嚣的混乱，那撕咬的疯狂，给拉奇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。他的尾巴无力地耷拉下来。熟睡中的风暴显得非常安详。但拉奇无法忘记她在攻击特罗尔时表现出的那股子凶狠。

特维奇侧躺着，那条受伤的前腿露了出来。拉奇身边的穆恩仰面躺着，两只爪子盖在眼睛上。她嘴唇微颤，发出含糊的哀声：“范俄里，我在这里……我在这里……”



穆恩肯定是梦见了她的丈夫范俄里。在她的梦里，或许那位伟大的狩猎者并没有死。

想起范俄里的死，拉奇心中就有种难言的伤痛。他的思绪回到了那座狗园。在狗园内，头戴黑色面具、身穿黄色外罩的长脚们在一个巨大的怪叫笼里造了一个牢房。他们在那个牢房里找到了范俄里，当时和他关在一起的还有其他种类的动物：狐狸，兔子，一只郊狼，甚至还有一只猎鹰。牢房里的所有动物都生病了。

群狗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些动物救出来。就在回到丛林的路上，他们撞见了特罗尔狗群。

拉奇回想起来犹感不寒而栗。范俄里很强大，但牢笼生活令他虚弱不堪，根本没有自保之力。看着昔日强壮的大狗变得骨瘦如柴，拉奇的心里充满了悲凉。

他身上的气味也很难闻……血液里散发出类似毒河的那种臭味。

他们把范俄里救出来得太晚了，可怜的范俄里啊……

每当夜晚睡觉的时候，群狗就把穆恩围在中央，仿佛这样能够把她失去丈夫的伤悲连同刺骨的寒风一起挡在外面。拉奇小心翼翼地抬起头，避免搅扰到穆恩。他跨过特维奇的尾巴，从灌木丛里钻了出去。绿叶凝结寒霜，每株青草都闪着微光。接触到草叶，即使隔着厚厚的皮毛，拉奇仍然感到冰寒彻骨。

他绕过灌木丛，来到河岸边。冻得发脆的草梗在他的爪下发出噼啪声响。河面没有结冰，但舌头接触到河水时却有种被



开水烫的感觉，他只敢喝一小口。

夜晚的空气中有股咸咸的味道。当群狗沿河而下的时候，这股气味就已经很浓，但是拉奇并没有找出气味的来源。他低下头，嗅到了他们一直在追踪的气味：阿尔法和斯维特他们肯定从这里经过。他们不会走得太远——至多一天的路程。斯维特拒绝寻找失踪的范俄里，而是选择和那条狼狗一同离开，这令拉奇很伤心。但让他感激的是，斯维特终究履行了承诺，沿路留下了气味标记。

穆恩和其他伙伴们喜欢群体生活。可是，自从和特罗尔狗群发生那场大战之后，拉奇总是感到孤独——就连范俄里那样勇敢而强大的狗也如此轻易陨落……他垂下头。那个疯狗群和暴狗群一样充满威胁，他和他的伙伴们只有与野狗群联合起来才能获得更多的安全。

严寒的天气也令拉奇担忧。深秋已过，冬季来临。拉奇曾经度过冬季，但那是在城市里，长脚的高楼能够把最猛烈的寒风抵挡在外。而在这荒郊野外，寒风似乎切开了他的皮毛，把他的血液都冻成了冰坨。拉奇小的时候，妈妈曾对他说，冰霜是无害的。这句话搁在城市里也并非绝对正确。拉奇记得有一只名叫雪貂牙的流浪狗经常在饭馆外乞讨剩饭。在一个寒冷的夜晚，雪貂牙蜷缩着睡在公园里，然后再也没有醒来。拉奇没有亲眼看见，但他听说那条年迈的老狗浑身僵直，硬得如同一根冰棍。尽管妈妈很有智慧，但拉奇不得不承认她并非无所不知……